

蹉过绝望

张炜

讲明白的。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,承受力不一样,面对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。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方法放在那里,让人人受用。不管怎么说,人也只有坚忍地生活。

人们同意这样的说法:一个正常的人如果到了四十岁还不曾感受绝望,那也是不可能的。体验绝望并不困难,困难的是绝望之后怎样选择。有的人绝望了就做痞子,向下沉沦;有的人绝望了,还是“自知不可为而为之”,这之间差异太大了。总之能够积极地生活,能够多少帮助这个世界,好好地劳动,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了。所以感悟到绝望并不是什么深刻,绝望之后的顽韧,才是真正的深刻。

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。”这是鲁迅说的。让我们蹉过绝望,走进顽韧吧。



松浦笔记

春天雨水多起来的时候,逝去的血肉至亲特别容易入梦来。这夜,我的梦里又见阿奶了。

我声声“阿奶”的这个人其实是我母亲的母亲,也就是外婆。可是,尚未识字时,我就以这个本用来对祖母的称呼来称呼她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双职工的父母业余有各种进修计划,我出生两个月后便由阿奶带养。这一来就是两年半,以至于两年半后我都不与爸母亲。

阿奶是长女。母亲是她唯一的女儿,而我是她唯一的外孙女。似乎天底下所有的外婆都烧得一手好菜。但我关于阿奶的味觉记忆,却是炒麦粉。面粉干炒到微焦,加白砂糖,用开水冲兑,是午睡后和放学时最大的期待。

在我之前的印象里,阿奶好像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。这也许是源于她不像一些老人那样愿意讲自己的过去,又或者是源于她信奉基督教,对一切境遇都认为是必经之遇。而她去世多年后,我才从母亲的点滴口述中拼凑出一个阿奶可能的形象:她原本是江苏盐城一个没落大户人家的女儿,她并不姓她现在的这个姓氏,她的父亲读了一肚子的诗书却不让她识字读书(后来她入了教会,通过跟读《圣经》认得了繁体汉字),她为了抗拒家里安排的婚姻从盐城逃到上海,她曾经用细软和积蓄盘下的石库门房产被娘家亲人骗走,她生养的最小的儿子过继给娘家人后没得到应有的照顾而死于意外……我惊讶于她的生活里的各种悲痛和平,都被她自己一次又一次波澜不惊地转换了镜头。我敬佩于她

不讲述不是因为只能以沉默抵御,而是

无言的阿奶

吴艳



无言的阿奶

星导航,照样开船嘛!有一次,邮轮靠码头了,游客也下船了,可就是不让游客上船。游客火了,有个游客甚至用凳子砸玻璃门。广播立刻解释:各位旅客,邮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,有些故障需要排除……一个老游客大喊:不要捣浆

人们老是认为管码头的没什么大事情,国际邮轮停靠了,收费;国际邮轮开走了,再见。轻轻松松。其实也不是。邮轮港是标准的“窗口”单位,长年累月和千千万万游客打交道。

举个例子,一艘国际邮轮能容纳3000多名游客,某天要开航,邮轮先通知游客分期分批到达邮轮港,第一批一点多到达,第二批两点多到达,第三批……但是,要出国游的游客心里激动,往往一点多钟都到达了,于是,并不宽敞的邮轮码头一下子涌入3000多人,闹闹嚷嚷,黑压压一大片。而邮轮港的码头作业部只有20多个人!

气氛顿时紧张!上下齐动员,总经理到码头,部主任到码头,保安到岗,志愿者赶紧戴上了绿色袖标……说好话,打招呼,送笑脸,大家共同维持秩序。只能批评迟到的游客,哪能批评早到呢?游客候船一个小时,很正常;等两个小时,还能忍受;三个小时了还不安,3000多游客立马骚动起来,坐不住了,要责问了:什么?游客还没有全部下船?那你们不能早一点赶他们下船吗?什么?邮轮在长江口碰到迷雾抛锚等候了3个多小时这才晚点?船上不是有卫

星导航,照样开船嘛!有一次,邮轮靠码头了,游客也下船了,可就是不让游客上船。游客火了,有个游客甚至用凳子砸玻璃门。广播立刻解释:各位旅客,邮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,有些故障需要排除……一个老游客大喊:不要捣浆

人们老是认为管码头的没什么大事情,国际邮轮停靠了,收费;国际邮轮开走了,再见。轻轻松松。其实也不是。邮轮港是标准的“窗口”单位,长年累月和千千万万游客打交道。

1988年的一天,我刚到巨鹿路上于伶家那半圆形的会客室落座,他便说,和你讲个故事。我知道,他肚子里故事很多,而且记

黄宗江为于伶写墓志铭

孔海珠

记忆力特别好。我静心“洗耳恭听”。

一开口他就说,四十年前有人为他写了墓志铭。

他看我不信,说这是真的。还笑着说,你不妨去找黄宗江的一本书,里面有记载。

我知道,他特别欣赏

青年黄宗江。当初上海剧艺社前后三次招考演员,报考者众多。黄宗江是休学来赶考的。剧团负责人于伶对黄宗江进行面试,知其是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,便非常惊奇,问他为什么要

考剧艺社?难道你大学不去上了?黄说愿意放弃学籍加入他们的剧艺社。于伶激将说,演剧是非常辛苦且不赚钱的。黄却说不怕,使于伶十分欣喜。

当年黄宗江二十岁,浙江瑞安人,生长在北平。据说此行是因单相思女同学,恋爱不成才愤然南下,于1940年初来到上海。这时,上海剧艺社已然是负有盛名的剧团了。

而之后,年轻气盛的黄宗江却直言不讳地对于伶在“孤岛”剧运的戏剧创作中紧张时颇有微词,并且大胆地为年仅41岁的于伶写了“墓志铭”,其实是表露出另外一番意思。

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,同时也对于伶的坦然表述颇感惊奇。

不久,我找到黄宗江著的《卖艺人》初版本,1948年12月森林出版社出版。书中收入《桥》一文,读后才知真有其事。

“朋友召饮。我喜欢他,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位老师,前辈有前辈的样子,常常指引我。他刚买了一本西文杂志,上面有一首诗叫Bridge,他说:很好的题目,我想写一个戏,名字就叫‘桥’。酒后,我带了些醉意说:‘不满意你那出新戏。’他摇摇头。我接着说:‘为什么又那么潦草,不经心,何苦这样糟蹋自己呢?’摇摇头,他摸摸案上那本新书:‘要是个真的剧作家,这只是材料,现在刚可以动笔。’难道你不是真的剧作家吗?你可以写得更好,好得多得多。’微笑:‘你是第二个人,跟我说这样的话。’(第一人远

星导航,照样开船嘛!有一次,邮轮靠码头了,游客也下船了,可就是不让游客上船。游客火了,有个游客甚至用凳子砸玻璃门。广播立刻解释:各位旅客,邮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,有些故障需要排除……一个老游客大喊:不要捣浆

上船时分闹嚷嚷

童孟侯

糊!是碰到“船霸”了吧?真的,真的是遭遇“船霸”。由于邮轮到达韩国济州岛时,茫茫大雾,船不能靠上去,等了好几个小时迷雾都不散。为安全起见,船长宣布:请游客谅解,本轮不能上济州岛了,这个项目取消。我们会按照规定赔偿游客……

不少游客顿时怒火中烧:你说不到济州岛就不上了?邮轮方面解释:《游客须知》和《旅游合同》上写得明明白白,如果碰到了不可抗拒的因素,我们也是为了旅客的安全……

于是,船回到上海国际邮轮港,这些游客就在舱室里不走。服务员无法打扫,下面的游客无法上

青年黄宗江。当初上海剧艺社前后三次招考演员,报考者众多。黄宗江是休学来赶考的。剧团负责人于伶对黄宗江进行面试,知其是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,便非常惊奇,问他为什么要

考剧艺社?难道你大学不去上了?黄说愿意放弃学籍加入他们的剧艺社。于伶激将说,演剧是非常辛苦且不赚钱的。黄却说不怕,使于伶十分欣喜。

当年黄宗江二十岁,浙江瑞安人,生长在北平。据说此行是因单相思女同学,恋爱不成才愤然南下,于1940年初来到上海。这时,上海剧艺社已然是负有盛名的剧团了。

而之后,年轻气盛的黄宗江却直言不讳地对于伶在“孤岛”剧运的戏剧创作中紧张时颇有微词,并且大胆地为年仅41岁的于伶写了“墓志铭”,其实是表露出另外一番意思。

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,同时也对于伶的坦然表述颇感惊奇。

不久,我找到黄宗江著的《卖艺人》初版本,1948年12月森林出版社出版。书中收入《桥》一文,读后才知真有其事。

“朋友召饮。我喜欢他,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位老师,前辈有前辈的样子,常常指引我。他刚买了一本西文杂志,上面有一首诗叫Bridge,他说:很好的题目,我想写一个戏,名字就叫‘桥’。酒后,我带了些醉意说:‘不满意你那出新戏。’他摇摇头。我接着说:‘为什么又那么潦草,不经心,何苦这样糟蹋自己呢?’摇摇头,他摸摸案上那本新书:‘要是个真的剧作家,这只是材料,现在刚可以动笔。’难道你不是真的剧作家吗?你可以写得更好,好得多得多。’微笑:‘你是第二个人,跟我说这样的话。’(第一人远

不久,我找到黄宗江著的《卖艺人》初版本,1948年12月森林出版社出版。书中收入《桥》一文,读后才知真有其事。

“朋友召饮。我喜欢他,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位老师,前辈有前辈的样子,常常指引我。他刚买了一本西文杂志,上面有一首诗叫Bridge,他说:很好的题目,我想写一个戏,名字就叫‘桥’。酒后,我带了些醉意说:‘不满意你那出新戏。’他摇摇头。我接着说:‘为什么又那么潦草,不经心,何苦这样糟蹋自己呢?’摇摇头,他摸摸案上那本新书:‘要是个真的剧作家,这只是材料,现在刚可以动笔。’难道你不是真的剧作家吗?你可以写得更好,好得多得多。’微笑:‘你是第二个人,跟我说这样的话。’(第一人远

不久,我找到黄宗江著的《卖艺人》初版本,1948年12月森林出版社出版。书中收入《桥》一文,读后才知真有其事。

“朋友召饮。我喜欢他,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位老师,前辈有前辈的样子,常常指引我。他刚买了一本西文杂志,上面有一首诗叫Bridge,他说:很好的题目,我想写一个戏,名字就叫‘桥’。酒后,我带了些醉意说:‘不满意你那出新戏。’他摇摇头。我接着说:‘为什么又那么潦草,不经心,何苦这样糟蹋自己呢?’摇摇头,他摸摸案上那本新书:‘要是个真的剧作家,这只是材料,现在刚可以动笔。’难道你不是真的剧作家吗?你可以写得更好,好得多得多。’微笑:‘你是第二个人,跟我说这样的话。’(第一人远

星导航,照样开船嘛!有一次,邮轮靠码头了,游客也下船了,可就是不让游客上船。游客火了,有个游客甚至用凳子砸玻璃门。广播立刻解释:各位旅客,邮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,有些故障需要排除……一个老游客大喊:不要捣浆

人们老是认为管码头的没什么大事情,国际邮轮停靠了,收费;国际邮轮开走了,再见。轻轻松松。其实也不是。邮轮港是标准的“窗口”单位,长年累月和千千万万游客打交道。

举个例子,一艘国际邮轮能容纳3000多名游客,某天要开航,邮轮先通知游客分期分批到达邮轮港,第一批一点多到达,第二批两点多到达,第三批……但是,要出国游的游客心里激动,往往一点多钟都到达了,于是,并不宽敞的邮轮码头一下子涌入3000多人,闹闹嚷嚷,黑压压一大片。而邮轮港的码头作业部只有20多个人!

气氛顿时紧张!上下齐动员,总经理到码头,部主任到码头,保安到岗,志愿者赶紧戴上了绿色袖标……说好话,打招呼,送笑脸,大家共同维持秩序。只能批评迟到的游客,哪能批评早到呢?游客候船一个小时,很正常;等两个小时,还能忍受;三个小时了还不安,3000多游客立马骚动起来,坐不住了,要责问了:什么?游客还没有全部下船?那你们不能早一点赶他们下船吗?什么?邮轮在长江口碰到迷雾抛锚等候了3个多小时这才晚点?船上不是有卫

星导航,照样开船嘛!有一次,邮轮靠码头了,游客也下船了,可就是不让游客上船。游客火了,有个游客甚至用凳子砸玻璃门。广播立刻解释:各位旅客,邮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,有些故障需要排除……一个老游客大喊:不要捣浆



凡心已炽 (亚麻布油画) 郑艺

在他乡。)我不愿这第二人的荣幸,依然攻击,手头正有本莎士比亚全集:‘你写了多少本?差不多有莎士比亚之半了。’

翻开书是莎翁的墓志铭:……

想起那位朋友是剧坛一员勇敢的斗士,我说:‘我送你一句墓志铭吧——‘为了剧运而牺牲了戏剧’。

“我若死了,就这样写吧。”他凝视着我,烛火照着他,照着他的乱发,乱发里有多少才情,多少热爱。……

“为了戏剧而牺牲了自己”,这个墓志铭,对于伶来说颇为确切。或许,有这个墓志铭,于伶还感到

有几许的安慰,因为他有“抱负”,他义无反顾地造“桥”,哪怕牺牲自己。接着看他们的对话。

他说:“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吗?第一个下水边被水冲去了。于是第二个又来,于是第三个,到后来它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条桥,其余的便过去了。”

黄宗江在文中并没有点出这位对话长者的姓名。他题篇名《桥》,是肯定“造桥人”的品格,理解“造桥人”此时此刻心甘情愿地为戏剧抗战作出牺牲的意义。

抗战戏剧以达到抗战宣传的效果为宗旨,很多时候的作品是“急就章”,一边刻蜡纸,一边就排练

毕竟几天来的坚壁清野,再强大的老鼠也难坚持下去。怀着“你走掉我照旧”的美好愿望,买来硅胶,准备把阳台的空调外接口封闭上,打算从此两清,互不相干。移开那些杂物才发现,阳台的空调是重灾区,空调下水管全部咬碎,连水泥块子都被拉出来了。

只好清理杂物,准备堵漏,就在这一瞬间,杂物袋子里噌地一下窜出一只灰色的大鼠,沿着墙地跳上跳下。遭遇战来得如此突然,抄起身边的拖把就打,边打边喊援兵,援兵拎着拖帚,堵住阳台门佯攻,阳台里面则是一阵大战,直到老鼠逃进鞋柜。

双方打成平手。老鼠躲进暗处,我手里的拖把掉了脑袋,杆子折断,许多东西被挑落、拉倒、打散,一片狼藉。

彼时人鼠皆慌。鼠是慌不择路,怕老鼠跑进客厅,定要置敌于死地,叮嘱援兵死守门口。援兵的拖帚也打飞了头,马上换成地板拖,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是多么重要。

摆好阵势,拉开鞋柜,几乎同时,老鼠横空窜出,这孽障在屋里耍了几天,一定是成精了,在墙上、玻璃上窜来窜去,像会飞一样,我们两人挥起手里的兵器,以不怕打破瓶瓶罐罐的勇气,从左至右,从右至左,劈头盖脑,拔、劈、挑、捅、砸、扫、抡,十八般武艺用上,直打得昏天黑地,终于老鼠被地板拖逼住,木板紧跟而上,一击致命。

看着这孽障,心中恶气稍消。从开始清扫,堵洞,到摆放大量的黏鼠胶,焦虑地等待,前后竟用了一周时间,天天坐卧不宁,可事情毫无进展;而使用决战手段,一会儿工夫烦恼解决,毫不拖泥带水。

是夜无声,其实希望有声。这么大的阵仗,以为老鼠已有警觉,及时撤走了。

是夜无声,其实希望有声。这么大的阵仗,以为老鼠已有警觉,及时撤走了。



夜光杯

被迫决战

刘敏

夜寐,忽觉耳边有响动,半醒状态细听,真有窸窣之声。

有贼人?心里一紧,翻身下床,循声蹑足潜进,听得那声音发自书房柜子,轻拉柜门,落下一把木屑:老鼠。

是老鼠进来了。再细查,柜子隔板已被啃开月饼大的缺口。时值下半夜,只好打起精神,愤恨不已地找老鼠的入口。确认是洗衣机下水管,管子一头被啃去了一段,黑洞洞的下水管露了出来。估计这一段里一定还藏着同伙,没犹豫,烧了一壶开水洒下去,估计里头的家伙们一定被这突然的打击弄得焦头烂额掉下去了。于是上床休息。

早上起来,收拾乱局,封闭洞口。估计老鼠已经逃下洞去,忙着救援同伙去了。也可能被同伙咬死,因为这是这不守纪律的家伙惹得皮开肉绽。不少同伙被煮得出来开肉绽。

这么想着,心下暗喜。是夜,果然毫无干扰。庆幸老鼠没人聪明,只能被动逃避。

天亮起来,正洋洋自得,无意间发现,昨晚拿回来的几只苞米,被啃下许多籽粒,看来这厮还在屋里。拎着笤帚,到处拍打清扫,希望发现老鼠踪迹,结果一无所获,只好承认这孽障不是等闲之辈。去市场买了黏鼠板,寻了踪迹仔仔细细摆好。老鼠似乎有预见,另辟场地,见什么咬什么,还遍寻不着。一气之下加大用量,买回更多更好的黏鼠板。每当入睡,屋内所有潜在的交通要道,重要场所,无一遗漏。精确打击是不可能了,来个全覆盖吧。重要的最新发现是南阳台,有几团咬碎的杂物。重点围剿放在这里,黏鼠板把阳台围得水泄不通。

是夜无声,其实希望有声。这么大的阵仗,以为老鼠已有警觉,及时撤走了。

是夜无声,其实希望有声。这么大的阵仗,以为老鼠已有警觉,及时撤走了。

一个人的“维修法”,请看明日专栏。